

开了一个大西瓜飧我，阔别 50 年，畅谈往事，快何如之！2004 年 4 月，我们相约同到北京参加联大毕业 60 周年纪念会，2005 年 9 月又同去重庆参加由重庆市史迪威纪念馆和成都美国领事馆联合举办的二战胜利六十周年纪念会。会后他因未到过三峡，拟坐船取道宜昌回去，我虽到过三峡，但因机会难得，就陪他一路游览三峡。快到葛洲坝时因等待开闸，大家上岸休息。我们在长江岸边一个茶馆里各租一条薄被在竹椅上露天睡了一半晚上，直到次日凌晨上船通过葛洲坝，中午到达宜昌，因各自预定了机、车票，我们才在此分手。2006 年 4 月清明，海峡两岸老兵分别组团去广州已被破毁的中国驻印军新一军印缅阵亡将士公墓扫墓，并访问市政府联系恢复事宜，我们又在广州相见。2007 年 10 月 26 日又相约同去北京参加西南联大建校 70 周年纪念会，这以后我们为恢复广州新一军公墓事宜经常有信函来往。

2012 年阴历正月初二（2 月 11 日）上午 9 时，我打电话予他拜年，无人接。12 点又打电话，他女儿接的，告我：大年上午 9 时因感不适送医院诊治，不料到院后未检查出来什么病而竟长眠不起，应是心脏问题。她们刚从医院回来。闻后十分震惊，只有安慰她们节哀顺变，好好安排后事。过了约十多天，香港刘伟华教授（他们和香港中国精忠慈善基金会曾邀请广州地区大年等“二战”老兵到香港访问，介绍印缅战场抗日情况）电话告我大年在近日安葬，他们拟送花圈悼念。次日我再打电话予大年家，但无人接应，连续几日皆如此，想许是女儿回自己家了，不胜怅惘！大年身体一直比我们壮实，三峡归来

在宜昌上岸时，他看我手提行李拉杆箱爬登上岸阶梯十分费力，就帮我来拿。连他自己的一手提一个，健步快速登了上去，我空手跟在后面反而落后一二十级。那时他已 86 岁，我小他 4 岁，自愧弗如！这次突闻恶讯，不竟愕然！俗语：人生无常，是耶非耶？

大年为人诚朴厚道，思想进步，青年时期出国参加抗日战争，建国后为我国汽车工业主要奠基人之一，奋斗终生，成绩卓著，不虚此生。有一女二子，二子皆在加拿大工作，一女在深圳工作，皆有成就，大年亦可安息于天国矣！

父亲的清华情结

○ 粟 莹

我的父亲粟一凡于 2013 年 5 月 16 日因病在武汉辞世，终年 96 岁。

父亲 1941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系，生前是武汉大学土建学院教授。学校发布的讣告中称父亲为“著名工程力学教育家、武汉大学力学学科创始人和开拓者，是国内将有限元法和边界元法应用于工程结构计算的倡导者之一”。父亲生前主持编写了具有中国特色、理论联系实际、有别于欧美和前苏联的知识编排体系，适用于高校土木与水利工程类专业的《材料力学》（上下册）、《工程力学与工程结构》（上中下册）通用教材，并受高等教育出版社委托先后主审了 30 余本力学类教材，为自主编写和建设我国高校力学类通用教材

□ 怀念师友

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父亲曾历任中国力学学会第二、三届理事、中国力学学会《固体力学学报》中、英文版副主编、武汉市科学技术协会委员、湖北省暨武汉市力学学会副理事长、理事长、名誉理事长。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一生心仪清华。1935年夏父亲在长沙读高二时就考上了清华大学物理系，因没有高中毕业文凭不得不申请保留学籍，再返回中学继续补读高三。1936年因日寇入侵，华北局势紧张，父亲的祖父不愿他冒险在北平读书，父亲随即又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化学系，但只读了几个月后，“七七”事变，抱着强烈爱国心，一心想学工救国的父亲又回到南迁的西南联大读书。七十多年来，父亲一直对母校怀有极其深厚的感情，最能说明的一点就是父亲给自己定生日。父亲的生日是农历三月初九，早年在需要填写公历的出生年月日时，他不去查什么阴阳历对照表，对家人说：“我的生日就定为4月29日，这一天是清华大学的校庆日，我就与母校同一天过诞辰吧。”父亲还是湖北暨武汉清华校友会倡导人之一，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他就与在汉的清华校友一起积极酝酿、筹备、成立湖北省暨武汉市清华校友会，并担任了校友会副理事长，每年他都按时组织、参加校庆活动直至年迈才退居二线。父亲也一直是《清华校友通讯》的忠实读者和赞助者，多年来他总是拄着拐杖亲自去邮局汇款到校友通讯编辑部，直至近年来他卧床不起才停止。每当收到新的校友通讯，他总是仔细阅读，爱不释手，并时常将自



栗莹与父亲栗一凡在清华园（2001年4月）

己的诗词、字、画、印投稿到校刊。2001年是父亲大学毕业60周年且清华大学90周年大庆，他不顾84岁高龄携母亲双双拄拐来到北京参加纪念活动。他多次往返清华园参观游览，在他曾经的宿舍和教室前，父亲激动地高声吟道：

重到清华园，心情比蜜甜；新斋依旧在，绿草更芊芊。小河流活水，庭院喷清泉；夕阳斜照里，台榭景依然。

重到清华园，心情比蜜甜；紫荆花正好，黉舍更庄严。大师多作古，教诲种心田；教我育我处，恩重大如天。

父亲在众多杰出的清华校友中算不上伟大，但在他辛勤工作的校园里称得上是一位博学多才、德高望重的谦谦君子。他一辈子忠诚祖国的教育事业，呕心沥血，死而后已。如今他已桃李满天下，子孙兴旺发达。“生如夏花之绚烂，逝如秋叶之静美。”父亲，你安息吧，你一生以清华为光荣，清华也永远以你为骄傲！

2013年5月31日